國朝文鏇

張文貞公文錄

文貞公以時文名談藝家所云京江風度固不廢江河萬古流者也而古文亦稱作手在當時館閣諸公鼎當在陳澤州午亭文稾之下張桐城篤素堂文集之上蓋高古雄秀不及午亭而風調翩翩篤素似不能及至於碑版之文之多係 國初將相紀事等作之並爲一朝典章史法森嚴詳核不穢則兩文端皆瞠乎後矣乎於是歟 國初文學之盛爲近古所無而時文之家亦於古文不相妨礙蓋一時館閣大老既有以上諸公而在下位者又有堯峯竹垞湛園其人至山林遺佚之老尤指不勝屈且熊溪陽以時文

名張京江以時文名李安溪以時文名其古文皆足名家降至方望溪李穆堂陳何山胡鹿泉諸公亦古文與時文兼擅然則人第患無才不及有才而不能盡耳豈真如黃梨洲所譏明代人以餘力學古故不及哉上高李祖陶

張文貞公文錄目錄

卷一

卷二

張文貞公文錄卷一

京口張玉書素存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曾定梅煦

擬 上命閣館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羣臣謝表 康熙六年

伏以 聖啓聖而垂謨方策與球圖並重治師治以紹烈舊章借星日俱輝披左分曹萃才於館苑禁中給札蕆成帙以歲時諭綸誥者知覲光揚烈之方殷頒儲校者歎繪海賦天之不易書垂百代道炳千秋臣等誠懽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王者卜世卜

年開創裕守成之業嗣主肯堂肯構明述兼聖作之功舜協堯文繼統帥以繼道啓承禹服傳子不異傳賢風愆訓比盤銘湯孫是凜几杖箴同官誥姬彥承承帝紀肇始於馬遷非僅一朝國史漢書續成於班氏亦從舊籍網羅甚夥左右以注起居昉自古昔而繫年月以為實錄起自蕭梁嗣是代有成編不免人滋異論宗尚書者曰宜多隱惡法春秋者曰必須直辭輯當代之書較之纂削前人其體原別載目前之事比於是非往撤其勢倍難敘昌宗誘（標舉確切敘[illegible]甚工）證元忠吳兢被銜於說政紀貞元橫罹宮市韓愈受嫉於宦官誣謗宣仁賴紹興中之命官刊定諱言遜國嶽永樂初之開局重修

其他耳食傳訛難以枚舉自非心術持正誰爲折衷重用丁寧庶
裨
乙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奉三主鼎乘六御乾玉冊金書崇奉
兩宮之懿號黃
琮蒼璧合告
三后以升祔業已繼序不忘丕承無缺獨是
太祖
太宗之實錄已爲文子文孫之典型而中原定鼎之規未遑編次
斯卜世貽謀之善急待闡揚洪惟
世祖章皇帝受命而綏萬邦奠基以成一統學宗湯武聖敬格於
天人孝媲虞周睿慮嚴於郊禘語文德則梯山航海之衆亟譯來

朔紀武功則水西日南之鄉指戈敺命召諸臣而入對午朔清問時殷憫庶獄之非辜一歲詔書屢下最關心者用人行政之大計至隱念者水旱盜賊之頻仍億萬載宗社無疆總廑宵旰十八年綢繆未雨坐致昇平　聖謨美不勝書國乘久而能述爰開史局特飭儒臣盡出秘編用資考引始崇德癸未之秋仲早知天命攸歸乾順治辛丑之春正永痛人心遏密八年前權移負扆（指攝政王）而議禮制度曾不敢以聞奸八年後柄握　宸衷而夕側朝嬰原不妨於獨斷推之柱下仗前之語誰非創業垂統之模大兵則書大診則書大爵賞則書須發凡以起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務存信而闕疑參訂責在總裁編輯司存分纂官等丹心素矢青管懷慚夙夜

先皇憶侍　天顏於南海西苑新隨朝列頻檢舊章於庶府諸司龍馭雖遙燕詒如昨讀彌留之一詔不知涕泗何從仰　靈爽於在天但覺涓埃無補開編者此日儼如覩雲漢之章援札者幾人敢不慎丹青之筆伏願克明峻德永言孝思蝌頭設記注之官離禁啓經筵之櫳念終始典於學時披前說之篇於緝熙單厥心允協周成之德儼在廷之陟降不必追弓劍於橋山守良法爲貽裘非徒奉衣冠於原廟庶幾　祖功宗德垂世則世法之休而帝治

王〇獻頌如升如恆之盛矣〇

前言修實錄之難中言修實錄之體語皆典則不苟爲炳炳烺烺

禘祭議

題爲　聖朝禮無不備大典當議修舉請乞勅部詳議永垂則倣事臣等綜考禮制言禘者不一有謂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帝嚳皆配祭昊天於圜丘者有謂祖之所自出爲感生帝而祭之於南郊者有謂圜丘方澤宗廟爲三禘者先儒皆辨其非而言宗廟之禘又不一說有謂禘祭止及毀廟不及親廟者有謂長發之詩爲殷之禘雝之詩爲周之禘而親廟毀廟兼祭者惟唐趙匡陸淳皆以爲禘異於祫不兼羣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直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故名爲禘至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明文

其說始於漢儒而後之議禮者咸宗之漢唐宋所行禘禮並莫考始祖之所自出止於五年之中合羣廟之祖行一祫一禘兩大祭（語見多略）於其宗廟而已大抵夏商以前有禘之祭而其制未詳漢唐以後有禘之名而與祫無別惟周以后稷為始祖以帝嚳為所自出之帝而太廟之中原無帝嚳之位故祫祭不及帝嚳至禘祭時乃特設帝嚳之位以稷配焉行於後代不能盡合故宋神宗面諭廷臣議罷禘禮明洪武初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衆議亦以為不必行詔從其議至嘉靖中乃立虛位祀皇初祖帝而以太祖配享事屬不經禮亦旋罷欽惟我國家受天顯命世德相承自

肇祖原皇帝以前　列祖徽猷炳戢國史非漢唐宋所可比擬
方定鼎之初追上
四祖尊稱以
肇祖原皇帝始基王迹故立廟祀自
肇祖始夫太廟之中以受命之君爲太祖允宜特尊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與天無極自當爲　太廟萬世之祖上而
推所自出則締造之業
肇祖爲最著今　太廟祭禮四孟分祭於前殿後以各伸其尊歲
暮祫享於前殿以同將其敬一歲之中自

肇祖以下屢申禋獻仁孝誠敬已無不極五年一禘之祭不必舉行。祀典關係重大。李時謙請行禘祭。又謂設虛位以祀。不斷古禮。不諳國史所議應無庸議。

因時斷制斬截葛藤。禘禮惟周家可行以有帝嚳爲始祖之所自出也後世始祖且不能明何況自出紛紛舉行徒成妄作

○○停止封禪等議

該臣等議得詞臣皆不疏稱祀典國之大事三五以來無不以成功告於上帝封禪昔及班固諸儒言泰山五岳之長神靈所聚因高崇天謂之封就廣增地謂之禪刻石紀號甚盛典也逮秦漢唐宋有事岱宗者勞民傷財失對越之意後世遂不敢申明其禮不知因名山升中興天相見其爲興禮至尊至重又黃帝上元甲子貞元運會由是封禪物成漢武帝不得其時則以十一月甲子朔冬至應之而數千年之景運適協於今日功成治定之後皇上以精一執中爲奉若上帝之命不可不報山川百神之助不

可不答邇世之本開基之功德不可不紀宜勿憚煩亟議告成考漢唐儀注行之簡易等語伏考封禪之說不著於經司馬遷封禪書乃引管仲言封禪七十二家之說梁著作佐郎許懋極言其妄綱目是之至於甲子紀歲始於黃帝其爲上元甲子則史無明文卽管仲言黃帝封禪亦未指其年爲甲子之年也又按書傳舜至岱宗燔柴祀天原非封禪唐虞三代以前實無封禪故事可考其史鑑所紀則有秦始皇漢武帝光武唐高宗武后明皇宋眞宗行封禪禮所紀禮儀則有築壇設壝及玉策玉牒玉簡金匱金繩金泥之制需費甚煩且禮不合於經雖從簡易亦於義無當仰惟

皇上聖德布昭神猷默運內除苞孽外靖鯨鯢文教覃敷武功赫濯巍巍蕩蕩直與堯舜比隆而

（提出此意足壓羣言）

皇上敬天凝命至誠感神無一事不與天意相流通無一時不與天心相陟降則所以仰答神明茂膺休祉者固無所不極其盛矣比者三逆蕩平已遣官告祭 郊廟社稷嶽瀆海鎮諸神臺灣歸順又專告祭 郊廟社稷一應典禮俱經舉行封禪告成之禮無庸議又科臣王承祖疏請倣虞帝之制巡幸東方察閭閻之利病問風俗之厚薄設祭方岳以祈年豐禱雨澤又東岳將邇孔里御蹕所臨觀其車服禮器亦千古盛事等語伏考一歲之內徧巡

四岳此三代以前巡省諸侯之禮自設郡縣以後未有行者舜之
燔柴原因巡守行告至禮其望秩山川是因祭天而望祭東方之
山川非專祭泰山之神也我
皇上鑾輿巡歷凡所至之地詢考吏治延訪輿情或訓飭官方
或特加蠲賑無非省方問俗勸民重農至意其祭岱祈年並禱雨
澤之事非禮典所載應無庸議至歷代帝王詣孔里始於漢高帝
後則漢明帝章帝安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明皇後周太祖宋眞
宗皆以經過其地展祀未有專詣闕里故事我
皇上博綜經學宏闢心傳重道崇文千古莫並其東巡特祀闕里

應俟　睿裁。疏內又言封禪之事、秦皇漢武不過耀德張功、後世鄒詩、臣等已於曹禾疏內議覆。無庸另議。

此議截然如巨防之止水一掃秦漢以來君後臣諛欺天誣民之陋可謂大文

○建藏經閣說

慈水雲溪山廣福寺僧劍碧謀建藏經閣於寺南而令其徒名其吉者自足走數千里募金於鄞上貴人余聞而爲之說曰夫釋氏之有藏經猶吾儒之有十三經二十一史也今之士子自入鄉塾守一經窮年矻矻而卒有白首紛如之歎至於十三經二十一史無力者既不能讀有力而能讀者復鮮讀而能讀者又加鮮焉昔司馬君實作資治通鑑成惟王勝之閱至終編餘則讀未竟已欠伸思臥蘇子瞻嘗歎昔之君子見書之難今之君子有書而不讀嗚呼此後生末學之通患也況乎學校之教既弛典學之官不復

以購書爲事所謂導經閣者徒見其頽垣壞壁欹側於荒榛蔓草之中初未必經史百家之書盡具於是又何怪乎生徒之錮耳蔽目而日流於面牆也乎其言事浮屠之學而具大願力建閣請藏慨然仔肩是志固有過於吾徒者也

全慨吾儒之不如藏書僧事只用一點高絕

褒忠錄序

國家軍興七載禁旅碁布仰賴
聖天子廟算決勝次第削平凡文武將吏竭忠誠以扞圉者往往
詔旨嘉歎至於再三賚予遷擢悉踰常格以是載之簡策用紀
國恩示激勸豈小補與張君式似舊守鳳翔刻褒忠錄成屬予爲序予讀之而喟然太息往者固原之變秦州繼陷全陝震驚時君自神木令攝守州事倉卒爲清水叛民所執賊愛其才弗殺也責令餽饟與十人者俱君緣道散遣其衆乘夜南遁爲邏者所獲又以計跳身脫間關至鳳翔列賊形勢白於諸大帥謂賊軍方屯

漢中距秦州千有餘里今堅冰積雪騎無所逞道遥失援此天贊我也（君此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蜀漢未有亦如此）宜急出間道潛軍襲之諸軍從君言復秦州固原之勢益孤賊遂大挫夫秦州爲故成紀地自古秦蜀必爭之樞東連關中西接臨洮北扼延慶平涼南通漢中接巴蜀西漢末爲隗囂所據三國時魏人置戍晉以後劉石苻姚以迄拓跋守文皆畫地固守金源置鎮遣軍宋數出師爭之蓋其地憑險四達如此方事之殷也（極言秦隴形勢）秦州失則隴蜀遮衛賊得併力東向鳳翔必危又河西五郡隔絕軍後使延慶之寇疾馳潼關雖智者不能代爲謀矣君之保秦州非獨一州之烈實三秦得失向背之所繫也或曰君瀕險得脫臕

有天幸設賊終困君於泰州或中道被繫計無復出君當奈何噫
君之得脫於險天也天之不阨君於險惟君之忠誠有以格豚魚
而涉坎窞致雖險而不及於難當賊利誘脅怵百端撼君屹不爲
動卒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孤蹤躡足完節自歸而且設奇建策
力遏賊鋒以奏成績誠而智忠而有謀天相之矣豈區區徼倖萬
一所可同日語哉今君舉 新命收守濟南濟南亦南北之脊也
水陸輸輓適介其衝頻年師命促數水旱不時正賢者痛心疾首
之日而君以盤錯既試之效便宜施設其幹濟必度越尋常百倍
異日

天子旌能奬勞風示民牧戢筆之臣將大書特書不一而足也而又何但於余言

序褒忠錄而極意褒奬其謀復滁州之功可謂微顯闡幽矣

○○送李侍讀楊職方同使安南序

國家懷柔遠人。東西日出入之鄉。罔不率俾。而安南視他屬國爲近。自奉正朔以來。賜敕賜封。使者冠蓋相望於道。恩澤至厚。今年夏四月。滇南奏安南國王黎維禧。以兵脅安南都統使莫元清。襲高平地。元清竄入滇粵。西撫臣亦奏維禧賚牒來訴。以黎莫世郄爲辭。詔下諸王大臣議。僉曰。蕞爾蠻邦。不奉朝命。輒肆侵奪。無人臣禮。請遣使詰其罪。或易王封。或置郡分五管。如前代故事。而

聖天子不忍也。兵部臣因請除敕粵西守土臣馳檄諭維禧令歸

歸元清故地不則移師未晚

天子又慮尺一之詔不能盡布德意命慎擇中朝臣具才望善辭令者來傳宣諭於是陪臣部臣咸推較侍讀李公仙根職方主事楊公兆傑 僉曰可二公既聞命趣裝就道朝士大夫羣餞於國門外或相語曰交人自漢以來叛亂相尋屢煩師旅今謂兩使臣至能即率命否乎予曰必奉命無疑也夫黎氏以奕世都為言其辭遁矣我 國家既開西南道元清歸命實先朝命授元清都統使是即 天子命臣也勅元清仍世長爾平地是即 [illegible]

天子分土也黎氏歸順在莫氏後 國家不貴其既往錫以真封

謂宜與莫氏各守外圉恪共臣職今維禧甘爲戎首蔑王制復私讎一舉而三失焉誰爲黎畫此謀者吾聞交南驩演人頗嚮學夫豈不知略地之非而乃謬以春秋大復讎文飾其說其亦怵然有悔心乎爾儀臣引擬兵爭奪之罪與後嗣不敵怨之義從容諭之必有諒顙首聽命者或曰彼獷悍善變難以理屈所慴者利與害耳夫卽爲黎計滅莫氏非黎福也昔陳氏王安南百餘年而黎滅之陳之憾黎視黎憾莫孰甚其外壤西鄰老撾南鄰占城皆嘗受黎虐欲得而甘心者也獨黎受中朝封爵倚藉天威可長恃以無恐一旦爲中朝罪人則抱而復九世讎者將環列而踵至黎尚得

安枕臥乎既陳說以大義復曉暢以利害猶不悟然悔罪趣還莫
氏故土是速禍也黎雖愚不出此路乎以 國家全盛之力遣一
旅斬關搴旗如摧枯拉朽耳今不勞煩貔虎之師弋船下瀨之士
而儼然發書懸諭闔閭深厚不當覆載爾使臣以立談銷甲兵上
揚
天子威靈下救交人生齒數百萬以視前代征南諸將之功豈不
更偉哉是可為一公粉也或曰子之言然蓋志之因書為序

前陳義理後說利害侃侃鑿鑿是為有用之文

張又南詩文序

關中又南張公吾宗之望也公從大理卿奉　命涖八閩提督軍事旋繼襄壯公舊服位列徹侯威望益重越今六載而寰海無刁斗之警貢舶帀舶相屬不絕軍民浹和閩稱大治先是戊辰冬公乘傳來朝特被溫諭命三載一入覲迄辛未秋屆期陳請天子俞其奏冬十月馳至都下陛見之日慰勞有加賚予稠疊比行過余言別曰僕本以儒臣謬典軍旅幸無隕越顧宿事未忘閒從事於書史歲月既久得詩文若干願爲我敘之余讀之喟然而興曰國家太平文德之盛勳臣保障安輯之功具見於此矣惟閩

襟山帶海夙稱奥區巽時賊寇奸宄展轉遘亂文武將吏相尋於干戈戰陳之事者四十餘年自 廟謨著定以後郡縣及於島外絃誦徧於荒徼彌圍晏堵文恬而武嬉由是爲將帥者得以餘閒修郊射之容講雅歌之節自濯其身於詩書六藝之中而使一時兜鍪跗注盡脫其剽悍不覊之氣以相與扞衛其民人而約束於軍律於戲豈非休遇哉雖然有其遇矣而非得公之才與學則亦不能至焉昔襄壯公之鎮西陲也番彝歲時欵塞不敢馳介馬入牧於竟上於時邊鄙不聳幕府無事因而延致宿學負文譽之士如李天生王山史諸君偕公昆仲游蒐討經史鏃礪詩古文辭穿

穴貫通學殖日富而公天資卓絕其才力尤足以副之今集中所載詩出入三唐格律工穩而時溢奇氣文具磊落英邁之概不名一家卽書疏酬答亦爲海內所珍重藏弆何嘗備衆妙一至是耶夫文章事功古難兼擅公方垂功名璇圭竹帛之上而學爲揚扢文事如此豈不以遭時休明雅化翔洽將帥之臣公侯之子孫必能折節爲學不矜其功伐而後可長享福祿令名於無窮則是集也公箭獨以博洽雄視一世所爲紹襄壯公之光烈而保世滋大者悉於茲寓焉是用書以爲序

陳義甚高末卽寓規於頌

吳潛昭評選制義程墨序

方一科之文初出譬若穠花錯采美不勝收久之而霜降木脫錄不數人人不數其縱或閱者皆好各別而論定之後亦所見略同則為思其所以利落與所以久而不廢者大抵巧不如樸繁不如簡華不如實浮不如潔準理御意而緯以六經諸史唐宋大家之文辭雖方圓奇正不名一轍而精力之所融結皆不可得而磨滅也甚獨六十年之文為然等而上之亦猶是矣桐城吳君潛昭濡染家學研精制舉業二十餘年持議侃侃與余意合近偕家弟韋存讀書北固山房評選程墨畢問序於余因為述歷科源流分合

名言確論可為制

之故如此而竊自歎倖遇之早。又不幸而闒茸爲四方名流所許。不能自掩其瑕。三復茲選。益不禁汗顏而縮恧也。

簡要

紀滅闖獻二賊事

順治元年四月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奉 命將師抵山海關與流賊軍遇一戰敗賊軍二十餘萬賊狼狽却走比師抵燕京賊首李自成倉皇不知所出盡焚前明宮闕輜重而西官兵追擊於眞定之慶都復大敗之賊棄輜重竄入秦九月

車駕至京師十月朔即位頒 詔中外加封諸王越日 命和碩英親王阿濟格爲定遠大將軍征流寇英親王紆道邊外從土默特鄂爾多斯部取駝馬復轉入陝二年二月抵西安時和碩豫親王多鐸已移南征之師以正月二日克李自成兵於潼關矣英親

王師旣至豫親王轉旆南下英親王乃建大將軍旗躡賊後追之時賊自西安收敗卒出藍田分道趨歸由西而南豫楚之間所至皆賊而獨不得自成所在會諜者言河南鄧州賊兵甚衆噶布什賢噶喇額真席忒庫率兵薄其城城潰乃賊餘黨也斬抗敵者數十人餘悉就撫而問自成猶子將龍者擁兵五千衛賊家口據湖廣承天府于是大將軍令固山額真譚泰爲帥同貝子滿達海薄何托吞齊喀傑諸將悉兵擊之席忒庫仍爲前鋒比師至承業分賊兵水陸兩道遁去我兵亦兩道躡擊譚泰等以水路進滿達海等以陸路進而自成復從間道潛走荊州大師疾趨荊自成又

遁去、大師由荆州循江而東、之舟不得濟、至湖口、獲賊艦二百餘

濟江、自承天至荆、兩道擒斬賊衆、及陣獲駝馬輜重、約以數千計、

而興國州黃州德安、皆有偏師在所、獲稱是、自成走武昌、聶章京

吟寧嶋、將兵圍武昌城數匝、賊將僞劉侯田侯、引兵五千人出城

迎敵、大敗之、自成復遁去、吟寧嶋乘勝躡擊至富池口、偵知城營

旋偽精銳、直遁自成廬帳、自成勢蹙、投其妻三人於江、潛越富池

口而遁、是日生擒賊總兵知府推官各一人、知縣四人、守備千把

總五人、獲馬匹船艦無算、自成走九江、大將軍介譚泰率大師乘

舟追之、距九江四十里許、遇賊布陣、斬賊將四十餘人、截獲賊艦

三百有奇賊復自焚其艦二百餘遁去自是賊殲燬艦矣譚泰乃令諸將分道偵賊時賊勢大潰我兵無不以一當百護內巴圖魯諾一坤將親丁十餘人敗賊後隊約數百人塔思虎力充固巴圖魯將騎兵百餘人邀擊賊衆約三千人賊軍師宋獻策亦以是日就擒固山額真譚拜巴哈納等追及谷口會賊方環山而陣旋以精騎突入賊營自成挺身跳躍登山我兵亦躡之而登賊各鳥獸散自成復遁去翌日巴哈納將左翼鰲拜巴圖魯將右翼甲喇章京碩蘇將中路分道合擊之賊潰奔九宮山大師薄山下直摧中堅入賊壘賊兵俯首就殲生擒自成妻妾及賊侯某獨

索自成不得有降李言自成敗走時領步兵纔二十人路爲鄉民所困自縊而死遣人往視其屍朽不可辨自成生死終未有實據云。後傳聞自成逃走江西有　諭讓英親王是役也大小戰凡十餘合所過下河南湖廣江南江西六十三城收降賊衆二十餘萬獲槖駝百隻馬贏六千四百匹有奇船三千一百餘艘黃金一萬四千五百餘兩白金五萬九千七百餘兩東珠二百七十餘顆珍珠一百八十餘觔金玉器飾皮幣衣服無筭。方大師之過德安也帶敘二事僞固山額眞祖澤潤挽紅衣砲至關南中總兵毛某持檄至楚招撫流寇隨移師擊之又一事生擒毛總兵及副參將敗其兵四千人獲馬千匹師次九江明總

督袁繼咸、御史黃澍、司道李猶龍、寧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總兵十二員、馬步兵十萬人、俱艤舟江中、悉招降之、獲其船四千餘艘。聞六月壬午、英親王阿濟格馳勒遣捷音至、並奏以聞。辛卯、告祭郊廟社稷。

上御殿受朝賀。八月、師還。行間功多者、貝子則滿達海、博和託恭齊喀。固山額眞則譚泰、杜爾德、賚巴、武馬覺羅巴哈納。纛章京則鼇拜巴圖魯、哈寧噶、蘇拜、希爾根、準塔、噶達渾、阿喇哈、德爾得黑、薩克巴圖魯、撥內巴圖魯。梅勒章京則譚拜、阿喇善、察爾果、性孫、西特庫、希佛、宗室鞏阿岱、海喝、布什賢噶喇額眞則席武庫。俱先後

論功封賞。英親王坐枉道緩師。并有他罪。降爵為郡王。譚泰鼇拜

韋連得罪。解譚泰固山額真任。降為昂邦章京。鼇拜罰銀。俱削軍以

上聞。功不錄。

順治二年冬、以下獻賊張獻忠據四川未下。 朝命西安駐防內大臣何

洛會、為定西大將軍。會勦四川。而遣固山額真巴顏等鎮西安。何

洛會未及入蜀。而逆寇孫守法。趙榮貴賀珍等勾結賊兵數千人

犯西安。圍其城。時駐防兵單不能支。勢甚危急。會巴顏等率禁旅

至。內外互擊。圍始解。守法等俱遁去。明年春正月、復 命和碩肅

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將軍。偕多羅衍禧郡王羅洛宏、多羅貝勒尼

拱。貝子滿達海暨諸將征四川兼勦西安一路賊孽。召何洛會還。三月守法伏誅。十一月復興安州。大敗珍眾。秦省底定。方是時。王師在秦日久。絕口不言下四川事。獻忠亦不虞王師之卽西也。志素驕。百里外不備。大將軍衞與諸將計。宜乘其懈擊之。遂以是月統大師由漢中府急趨蜀。比抵南鄭縣境。有前鋒擒賊生口至。具言獻忠方列營順慶之西充縣。急擊之可就擒。於是令昂邦章京鼇拜、巴圖魯阿山、額眞準塔、巴圖魯同鸞、布什賢及八旗擺牙喇爲前矛。每牛彔各簡精銳一人爲後勁。大將軍親將滿州蒙古阿禮哈兵居中馭之。銜枚疾走。一晝夜行三百里。黎明抵西充

之鳳凰觀會大霧彌晦勑軍登山賊諜者知之馳白獻忠曰
王師至矣獻忠堅卧不爲動曰豈眞從天而降耶或奏督孟喬芳
兵至耳一戰當立敗矣頃之　王師逼賊營獻忠方在廢閒馬閱
急大驚着皁氅所部馬步兵迎敵自乘所愛馬馳走不及擐甲有
裨將某驍引之弓其胷獻忠負創還營鰲拜準塔等鼓勇大擊大
破賊衆遂擒獻忠斬於軍前士民飲恨獻忠者爭往斫其尸於軍
門外不移時骨肉俱盡大將軍分遣諸將四出搜勦凡破賊一百
三十餘寨斬首數萬級收獲馬驘一萬一千二百四頭有奇金珠
皮幣等物無算十二月捷聞四年春告祭郊廟社稷免朝五年正

月。師還。二月、上御太和殿宴勞之。在事有功將士。下所司敘賚。鼇拜、巴圖魯、固山額真覺羅巴哈納、蘇章京車爾布、學士蘇納海、等。皆坐蘇章京希爾根軍中爭功失察停賞。肅親王亦坐他罪不錄功。順治十三年九月。固山額真朱馬喇請追敘肅親王平蜀功。詔追封為武肅親王。建碑致祭。衍禧郡王羅洛宏、先以病卒於軍。嗚呼。以流寇逆餘之張也。至於竊神器。傾覆明祚。而王師既下。則百萬巨寇。曾不足以當一旅。豈非天哉。

初。群寇蜂起。張獻忠實稱渠帥。李自成方依闖王高氏。與諸闖將伍。未為劇寇也。及獻賊據房竹山中。自成往依焉。獻賊謀殺之。自成遁入蜀。歲己卯、自蜀潛入豫。破洛陽。始稱闖王。辛巳、朱仙鎮明

兵失利而後闖勢益熾、壬午遂決河灌汴、自是蘄黃諸寇皆爭附闖、而楚省諸郡以次告陷矣、甲申之變距其稱闖王甫六年而明之亡也、忽焉自古盜賊之禍人國未有若斯之酷者也、睿親王提師入關、一戰而破賊衆二十餘萬、賊膽落不能復支、倉皇西遁、復爲豫親王所敗、嗣後計無所出、展轉於秦楚豫章之間、而英親王又率兵躡其後、轉戰襲擊、凡六閱月而賊衆盡殲、嗚呼、非天威何以及此、獻賊之滅後自成一年、論者謂生民多難、致使逋誅遺寇復逞其毀肢折骸之慘、而肅親王指戈歷境、賊旋授首、觀自成之滅爲倍易、今諸親藩遊旄之烈、行間將士戮力之勤、具在

國史回視前明君臣以全盛中原早夜圖賊而卒無救於覆亡之禍國運去而人事之顛倒隨之可爲三歎語云天之所滅不戰而自屈諸臣應量運而興驅除逆天之寇雖智勇過人亦憑藉朝廷威力者厚歟

闖獻二賊不過爲　興朝掃除蹔眞主出則上天之殺運已收下土之元氣將復賊又以久疲之衆當初至之銳故所至破亡疾於秋風之掃籜也文敘交鬬則無一長語眞大手筆

○○紀陝西官民殉闖難事

前明崇禎十六年癸未流寇勢日猖獗○時孫尚書傳庭總督三邊○授尚方劍○許便宜行事○傳庭才具揮霍○顧操下急○失將士心○是年冬○率兵勦寇○遇於河南之郟縣○三戰三北○賊乘勝西下○遂破潼關○傳庭死於軍○監軍道喬遷高及於難○遷高初由豫昌守趙補監軍事○傳庭之鄉人也○潼關既破○省城軍民駭亂○開門降○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絅○巡道周維新○俱自縊○長安知縣吳從義○命家人某盡殺其妻孥○衣冠望闕拜○赴井而死○其家人亦自刎○咸陽副將劉元山○賊至不屈○接戰數日○力不支○死之○至是賊勢益張○各郡縣皆

望風迎順賊乃僭號改元分遣賊將襲榆林寧夏甘肅寧夏最先降賊覇道經慶陽守道段復興嬰城固守比破盡焚其家屬親提刀巷戰手刃十數賊力竭自刎賊至榆林總兵李昌齡（涼州鎮番生員改習）武以功陞總兵應戰數日糧食盡外援不繼城破率城中人乘夜走邊外賊躡其後一戰破獲賊迫之降且誘為前鋒寇北京許以封侯昌齡曰有人臣引賊而攻其君國者乎寧天不覆地不載矣賊怒竟磔死（西山西路參將）甘州總兵馬爌（山西代州人）先以傳庭令馳詣軍前援勦比至而會城已陷爌孤軍不能自立於是勒兵還鎮過益昌召副將歐陽袞議曰今與君輩歸河西調遣士卒嚴守皋蘭保護肅邸可以徐

圖恢復涼如約即擒眷屬偕燦赴甘州是時人心惶惑燦飛檄調
諸路兵無一應者及抵甘州距城不百里巡撫林日瑞福建人疑燦
已附賊閉門不納燦遣使賚符印送日瑞因對諸將大慟曰燦今
進退無路獨有一死耳汝等皆去吾不能復保汝矣燦哭眾軍皆
哭日瑞開之馳騎迎燦入商固守之策未幾賊將賀三風于省兵
薄甘州峽口燦與日瑞堅誓死令副將郭天吉榆林人武進士偕滾卒兵
迎擊以遊擊哈維新都司蔣恒爲策應賊遺書誘天吉降不聽與
賊遇於新河灘初戰勝負未決越數日賊兵益增勢不能敵棄敗
退老甘州城意欲調集番彝再戰乃援未至而副將崔某以夜半

援賊兵登城而甘州失矣爝聞城破舉火焚家屬自帶佩刀見賊抗手上坐叛將褚某在側爝指之大罵曰負國賊世受國恩何忍至此賀賊語爝曰今日何以不殺於先生爝解佩刀與之曰以此此公慷慨從容而亦云教汝殺我須用吾刀賀顧謂甘瑞我等皆國家大臣除一死更復何言隨拂衣起北向再拜罵賊曰速殺我賊竟取所與佩刀殺爝詐殺甘瑞繼賊見天吉笑問之曰昨日之賊汝即今日奈何天吉罵不絕口與詹俱被磔維新及郡司商登科同知藍臺通判鄭安國俱自刎家合室自焚其時同與難者流寓則原任肅州道劉仕貞在籍則通判陳藩績知縣殷自宏陸一桂俱至死罵不絕聲

兵、王汝金、趙官、羅俊傑、副將劉國柱、劉國棟、參將哈俊、遊擊李如璋、趙用彬、任汝威、呂承宮、張應舉、楊威、都司守備曹爾謙、趙宗祀、景桂芳、陳一魁、賀圖麟、王嘉官、蕭榮華、蔡俊、世職指揮千百戶鄭世壽、傅完祚、毛國泰、趙應魁、汪世爵、皆各擁家丁血戰而死。生員吳伯延、譚士楷、義民梁進德、節婦黃氏等、皆以不屈盡節。時癸未十二月二十七日也。順治三年、甘撫黃公圖安會列名請卹、而未悉其事實。余友何君獻瑞言李公、馬公被難狀較詳、因據所聞書之如此。嗚呼、明之亡也、文吏以僕隸視將帥、朝士以秦越視封疆（三語道盡明末積弊）之臣、羽書旁午、闃然無一應、卒致烏合之勢、如燎原之不可撲滅。

可悲也夫蘆關敗衂八郡望風而靡河西孤墉遠寄邊鄙其不能以一木支大厦諸將士甯不知之然而登陴固守臨難協心迄乎力窮就縛抗手唾罵剖肝屠腸略無怖色豈歐陽氏所謂忠義之氣獨出於武夫戰卒者歟及今三十年而其英烈炎炎如嚴霜皦日眞可與顏段張許爭不朽於靑史矣

敘次如見如聞議論有聲有色其人不滅顏段張許其文亦不滅馬班陳范

紀順治間錢糧數目

從來創業之主享有勝國之資不煩征斂而國用滋富漢之承秦唐之承隋明之承元皆是道也惟宋當五代紛爭之後海內衰耗差遜漢唐而左藏之庫積鏹如山則猶有餘蓄焉前明之末秕政厲民始以軍興旁午議加遼餉繼以民貧盜起復加勦餉繼以各邊抽練復加練餉催科無藝中外蕭然迨 國家以仁義之師入關靖寇而中原赤子業已折骸斷骨於百戰之餘其所謂內庫之帑藏又已盡罹賊刦蓋實遺我一空虛之國也

世祖章皇帝既定大業衽席疲民下 詔首除三餉如拯焚溺繼

定賦役全書。一準前明萬曆中年舊額。稅斂亦綦薄矣。獨是多方未靖。虎旅四征。今年下兩浙。明年定八閩。又明年克楚蜀克兩粵。輦金輸粟相望於道。方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九千有奇。而諸路兵餉歲需一千三百餘萬。加以各項經費二百餘萬。計歲出至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有奇。出浮於入者凡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後又增餉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時額賦所入除存留項欵外。僅一千九百六十萬。餉額缺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與焉。國用之匱乏。蓋視前代爲獨甚。而我

先皇帝愛民如子必不忍爲苟且目前之計於額賦外少加毫末汰冗員抑繁費躬行儉約爲天下先自親政以後在宥十年未嘗興一不急之工採一玩好之物軍需浩穰悉取給於節省之餘而發帑金以賑凶荒賜田租以甦疲困數歲之中　詔書屢降自古開創之主寬仁恭儉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謹錄十七年歲入之數如左後之覽者仰惟

先皇帝忠厚開基損上益下其經營締造之難如此庶幾

聖子神孫席履豐盛而益務息民重農減征寬賦其司國計者壹意以稟法師儉輔導

聖明則

祖宗撙節愛養之物力不致委棄於土木甲兵而人殷物阜河與

成康比隆也已

意思深長筆力遒勁

昭代樂章恭紀。

順治元年八月

世祖章皇帝車駕至燕京。九月、朔卽皇帝位。將以十月、告祭天地宗廟社稷。時樂章未定。大學士臣銓臣承疇臣陞上言郊廟社稷樂章。前代皆各取佳名。以昭一代之制。漢魏而名各別。不可枚舉。梁用雅。北齊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寧。元郊社用成。宗廟用寧。明用和。今我一朝。削平寇亂。以有天下。有與萬邦黎獻共享太平之義。樂名更宜用平。其節則郊社九奏。社稷七奏。宗廟六奏。制可。爰命翰林諸臣分撰樂章。撰定。大常寺須示樂舞諸生以

時肄習焉今考各壇廟樂其辭明而簡穆取乎達將孝之忱洽幽明之德而非靈芝宛馬白麟赤蛟諸歌詠奇瑞於天神人鬼之前者可比此所謂古樂之遺音宮懸之雅奏也而臣愚竊維廟樂始於三頌詩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神功告於神明者也商頌自有娀及契以迄成湯武丁周頌自后稷太王以及文武成康皆發揚其文德武功之盛以達於詩歌藏於太府漢郊廟詩樂不及祖宗之事則班固譏焉晉泰始中傅元製登歌七章分祀七廟自是歷代相沿皆各有廟室之樂蓋禮不忘其本樂樂其所自生古之義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丕基臣服之國三十有二

太宗文皇帝纘而光大之迄

世祖章皇帝底定方夏混一寰區文德武功皆前代所未及謂宜

各製廟樂發皇盛治庶幾　祖宗艱難創垂之烈得以昭示來茲

而徒取籩豆祼享之辭徹諸神聽得毋于形容盛美之詞猶有缺

焉者與謹按典制元會樂作於殿上名曰莽式所陳皆昭代故事

率以滿洲舊臣充其選有旌旄弓矢躍馬潰陣之容有屈伸進反

俯仰疾徐之節特以歌辭無漢音未遑頒之太常俾樂工肄習臣

愚謂應命儒臣按據其事撰譯歌詩爲

高廟樂

文廟樂而更益以入中原靖羣寇諸舞爲

世廟樂聲容悉備事實而律諧則太和洋溢之氣塞於宇宙而國

運之淩昌淩熾可以預卜矣

御製廟樂以象功德其義本之班固前漢書樂志而文亦彬雅

張文貞公文錄卷二

京口張玉書素存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曾定材備五校刊

擬勒石拖諾山恭紀 聖武神功之碑

皇帝受天景命撫有四海東西極日之出入罔不稱臣奉朔修職貢惟蕞爾厄魯特噶爾丹獨自越於生成覆載之外狂逞搆釁以
上干天討於是
皇帝赫然震怒以康熙三十五年春定議聲討
上親總六師從中路入 命領侍衛內大臣伯費揚古為撫遠大

將軍會陝西將軍舒書博濟孫思克從西路入截擊賊後而盛京
黑龍江寧古塔諸路則各厲兵以須用備策應二月癸丑以師期
昭告天地宗社在京幾務悉屬西安綜理焉丙辰　車駕發京師
皇子侍我行者咸分統軍事師出獨石口跋履沙磧踰喀倫經拖
陵渡克魯倫河賊懼遁追奔逐北直抵拖諾山凡歷程三千里五
月戊辰旋師西路大軍即以是日邀擊賊兵賊大敗散以二十
餘年久習戰鬭横行塞外之勁虜　天戈所指甫七十日一舉而
草薙備覩之成功之速制勝之奇古所未有臣玉書幸與扈從獲
覩盛事紀實勒銘以垂永久是惟臣職謹按厄魯特與喀爾喀同

屬奉貢之國。彼此交鄰，致興兵革。喀爾喀七旗皆潰。叩邊請內附。而噶爾丹修怨不已。輒恣攻刼，抗悖　諭旨，蔑棄誓言，自闌入克魯倫河，脅掠納木查爾托音，遂侵處土喇克魯倫交近之地，虐我使臣，擾我邊境，煽惑我諸外藩蒙古，肆惡極矣。假使及今不早事撲滅，勢必滋蔓，異日西北緣邊之患。方二十九年秋，

皇上命用密策，誘噶爾丹至烏瀾布通，距京師僅七百里。爾時眾軍合力衝擊，可使隻輪不返。顧乘輿未親蒞軍，致賊得以竄遁。

皇帝深念狡寇叵測，不以天威臨之，弗克殲刈。所由廷臣交章乞請，而　宸衷內斷，決計親征，職是故也。出師以後，經行兩月，屢遣

諜潛往偵賊至五月朔師次拖陵始知賊尙伏克魯倫河
上大悅命八旗及前鋒火器綠旗蒙古諸營兵畢會圖示陣法紀
律加嚴旗旌之盛士馬之衆彌山溢谷縣亙數千里外藩君長無
不相顧駭怖而噶爾丹方謂邈阻水涸大師必不能猝至比
聖恩曲宥賊俘命隨我使臣賫 勅旨告以 至尊親臨趣令嚮
順猶曰 皇帝不安坐中國能飛渡瀚海耶及登高阜瞭視
天子旌麾乃大驚且謂與烏瀾布通之師異甚顧懼罪不敢面縛
乞降竟棄克魯倫河指土喇河而遁克魯倫河爲塞外巨浸水草
豐蔚足資戰守 上初意賊欲拒戰必據河前一夕飭軍中擐甲

戒嚴且密授諸將方略既至顧謂侍臣曰賊鵰怯不知據此河其無能為明矣亟統軍追之約賞而行越二日至克勒和朔賊所棄氈廬鎧甲釜甑之屬不絕於道又二日至拖諾山俘獲生口言賊晨夜倉皇奔逬今當越土喇河於是　上諭諸大臣謂西路大軍刻期抵土喇必已斷賊後賊雖遁亦無復之今所急餽餉耳當旋師經畫兩路軍食越日下令　上統中路大軍還而特遣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喀為平北大將軍將精銳邇之於時噶爾丹方從土喇竄走至昭木多適與西路軍遇大將軍費揚古偕孫思克督諸將迎擊自未迄酉俘斬數千追擊三十里略獲子女及牲畜軍仗

頓委山積噶爾丹僅以殘騎逃身遁夫當用兵之始

皇上即定計遣西路軍先入比師既轍道降　手諭至費揚古軍

中馳問師期者使偷不絕時或疑荒塞曠邈恐遮道擊賊未可必

得至是乃狀　廟謨用意不啻坐照萬里然非

與前案與不孤作數敗救遲相應

皇上躬統大軍直逼賊壘玄知狡謀詭計不更從他道奔軼是賊

何等明決

之潰敗於西師乃中路大兵扼賊之吭擊而付諸西路將士使其

尾擊而殲滅之者也猶賊係矣昔史稱戎狄荒服謂其來服荒忽

無常時至時去故歷代成功北塞者絕少又稱秒磧千里冬風如

割夏風如焚人跡罕有至者茲以師徒數十萬鐵騎飈馳深入無

人之境如行內地自始出以至旋師膚功克奏無一困憊何古難而今易卬仰惟

皇上除暴救民之念至殷且切師中往返十何徧冒寒暑躬歷勤勞日御一餐飲惟濁水沙陀樹坂且騎且步每有羣下不能堪者

上怡然處之最優恤者軍士最憫惜者馬力最早計者轉輸最廑念者水草賜給衣服頻賚駿駟而軍心悅矣風雪必諭飼秣必時而馬力紓矣中路之轉餉多方協輓而軍無匱食西師之饑疲適資越糧而士得飽大漠之區不毛之土兼以冰雪凝冱之時素無井泉而泉忽溢湧素無茂草而草皆叢生師行所至每獲非常

靈異之助此豈人力所能至哉天祐之矣在易之大有上九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孔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惟我

皇上北征一舉順天而乎人斯天意與聖心兩相符合山川百神莫不協應臣故撰銘詩用示奕禩使知我

皇上布昭聖武綏固家億萬世靈長之祚者無非奉天道以行王事三代而下無足媲儷銘曰

惟天不殺春生秋肅化彌宇宙惟

聖法天仁育義正道洽垓埏

聖恩浩穰重譯畢至莫敢不來享

聖威如霆四征弗懾莫敢不

來庭。蠢爾狡寇。僻處窮荒。肆擾邊徼。悖天虐民。蔑視拒命。潛啓逆萌。相彼狂陘。恩不可懷。德不可結。度彼凶謀。如虺斯螫。如苗有蟊。天子曰吁。蠢草竊茲。予其亟圖之。師難遙制。克敵在機。予其親蒞之。乃籌帷幄(補文所未及)、諸路並馳。或犄或角。乃刻師期。中夏畢會。勿疾勿遲。乃命轉粟。載輸載輓。勿懈勿隊。乃命虔梟。截後截蹤。罔避深堅。乃治道途。乃設郵驛。我軍用蘇。乃遣斥堠。乃謹羅偵。敵情斯售。廟謨備矣。明誓六師。所向迅鷙。昭告神祇。以禡以祓。百靈咸熙。爰建旌存。爰蒐卒乘。爰飭戈矛。前茅戾止。中權銳止。後勁厲止。虎旅嘽嘽。挺若風雨。奮若羽翰。單辟烈烈。翦彼鴞林。轢彼鼠穴。彼昏實懟。謂

兹砂磧泉涸草枯　王師不撓有衆自天馬騰士飽彼昏實憊既
覩王師駭自天降捲甲而遁竹遁如鶩棄及乳雛西師洗洗遠
涉瀚海注矢天狼狼狽弃甫扃軍鋒大壓移時立敗俘乃甲兵籍乃
罪械俘乃雉牲稀庭犁矣賊衆携矣斯授首剿矣旌門獻捷衆聲
若雷　震讋恐協
天子曰俞自茲邊鄙庶無後虞絕漠撫垠縱橫掃蕩不逾七旬邊
沙如蹕建威銷萌何翅萬里維山逶迤式名拖諾黃鉞是麾於茲
停蹕於茲振旅允宜紀實我　皇族勝衆識勿淆羣疑勿聽我
皇握樞效順則撫構逆則誅威以仁行謀以智神功以奏成肆殊

方運譯歷世千億。永觀茲石。

首段櫽括大概極有體裁中間敍明原委大計深謀宛如目擊後段歸美君上只用一筆寫出濡染淋漓銘詞三句一轉仍復隔句用韻與昌黎平淮西碑異曲同工並有千古

○○誥授光祿大夫勇略將軍總督雲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世襲一等精奇尼哈番謚襄忠趙公墓誌銘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四日光祿大夫勇略將軍趙公以疾薨於寧夏鎮第時　車駕方西征聞奏震悼比從橫城口濟河下　諭內閣部院諸臣勇略將軍趙良棟為國家宣力奮庸厥功懋甚倏以疾逝朕深惻焉茲師抵朔方道經其門欲令皇子臨視奠醊可集議以聞於是臣玉書偕諸臣言皇子親臨臣下之喪曠世罕有將軍臣良棟膺茲異數豈獨一家之私榮凡百臣工無不感激隕涕明日次寧夏皇子臨喪舉哀賜奠如禮閏月復頒　諭祭文遣大

臣致祭其子道臣宏燮中書臣宏煜先後詣行在謝恩。上皆召見撫慰之、又數月允禮臣請以例予祭葬賜謚襄忠、嗣總戎宏燮歸自黃巖、乃卜冬十二月日葬公於城西二十里某原、而乞銘墓石於予、予辱交公久、兼悉公歷官制軍忠勇大節、與其生平樸概質直強毅不撓之氣、嘗私竊歎羨以爲古名將所不及、而聖天子推心置腹眷倚之重、以及自始迄終恩禮之隆、尤足以獎勵功勳、爲勞臣白首効忠者之勸、余雖不敏、敢不據所見聞、摭拾其梗概而次敘之、公字孽之號西華、先世自陝西綏德衛遷居安邊遠、公官寧夏、因家焉、故今爲寧夏鎮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官海

州參將皆贈如公官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少工舉子業慎倜儻有大志不屑束縛章句遂投筆從戎順治二年隨和碩英親王師入關中受知於制府孟公喬芳署潼關守備從征賀珍武大定等賊又從定寧夏叛兵之變因署其地屯田水利都司四年領兵平河西廻亂又單騎擒肅州偽總兵丁國棟擢補高臺遊擊十三年 王師入滇以雲貴督標副將從征隴西諸苗康熙元年積功授都督僉事充雲南廣羅總兵官是時吳三桂專制滇南所補用官吏 詔部臣不得掣肘於是三桂調公貴州比喇鎮令進剿水西公方丁外艱力辭不許四年水西平乃

聽終制三桂中藏叵測以年籠人才爲務惟公先幾之哲不爲用云八年補大同左都督十一年調天津明年冬滇逆變作四方叛賊蠭起寧夏亂兵刦殺其主帥勢甚猖獗十五年春特命公提督寧夏馳傳往鎮撫之公見 上詞氣激慨請移家口居京師得一意辦賊 上壯其言隨 命賜弩公至鎮集將佐宣布德意捕斬首亂四人餘不問邊境遂安公駐朔方四載念關中粗定而漢南巴蜀猶阻聲教自請率步兵五千獨當一路進取漢興恢復蜀地詔下軍前諸大臣集議僉言大軍宜分興安棧道入堵山小川子四路並進需兵五萬人公曰兵貴精不貴多也自將五千人指八

堵山徑入十月破衙樹關取徽州復略陽分遣裨將趨陽平關峴賊虛實物餘上議兵理餉事宜請兩路收川報可特授公勇略將軍十九年正月朔公師臨白水壩與賊夾江而陣江流湍湧無舟楫將士有難色公怒誓於軍曰視我馬策所指敢後者斬擐甲躍馬浮江而渡一軍皆渡賊駭愕奔潰追擊之於青山石硤溝歷舊州明月江屢戰屢捷前十日遂抵成都先鋒奪門入公下令毋剽掠蘇軍登陴而肆晏如在城僞官及逆兵數千人疑懼不自安公悉以迎降奏釋衆皆感悅越數日奮威將軍王公進寶亦報保寧之捷東西川以次收復事聞

天子辭溫旨勞勉以御書匾額及弓矢櫜鞬名馬之屬先後頒賜蓋瀕是時湖南廣西方併力進師規取雲南上念嚴驥綏靖制府當人非得謀勇素著操履潔清兼資文武大略者不克勝任（公以撫遷各為陝甘總督一時以為異事不知此已有之）遂授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總督雲貴將軍如故而以公之子玄燦為寧夏總兵官隨軍進剿自收蜀以後苞孽尚繁公經營一載反側者始定二十年三月追剿逆渠胡國柱於觀音巖十丈孔破關山象嶺渡瀘江七月復取建昌乘勝渡金沙江九月乃入滇時楚粵之兵已圍滇省城數月頓持久不能拔公周覗壁壘調結營遊遶賊得番息法當移軍逼之選入川精銳五千親冒

矢石取玉泉閣進逼新橋賊方據橋扼守復以計從上流濟師晝
夜力攻凡八日而城下逆賊踞滇日久私斂充牣一時諸將霎集
多志在擄掠惟公飭所部卒勿以一騎入城既奏凱即懇請陛見
移師曲靖以待命關後黷貨者纍纍致敗而公獨皭然無滓其遠
識確乎卓然有古大臣風烈寫公於時已年踰六十
上念公久勞於外特允入覲二十一年冬授鑾儀衛使踰年請疾
歸里二十七年以國恤會葬詣闕下三十年厄魯特噶爾丹蠢動
邊塞大軍駐朔方　詔公以在籍老臣預議軍事三十三年禁旅
出塞公偕行指畫地勢兼以私財佐軍既還復　詔入朝明年追

論前功特加一等精奇尼哈番世襲是年秋就醫江南　賜御舟給驛三十五年復召入覲　上決策統師北征諸邊事甚悉公臣疾不果從比及師還遂　賜歸明年西征　上方欲就詢公於里第而公竟不及待嗚呼是可恝也公結髮事戎五十餘年大小戰數百未嘗敗衂御下嚴而有恩觸法者雖小必罰有才略堪任者抗疏引薦常自備糗糒至大帥軍中甘苦與共一飲食不以自私入蜀之役襲擊洪險轉戰七千餘里而士卒咸樂爲盡死無一怨言其能結士心如此故所向有功性抗直同事多不相下功成（此寫其氣）以後悲閒者日眾惟　上知公深眷倍[illegible][illegible]出賜維護自湯平三

逆以來閱十五年矣復屢詔旨鋪陳本末於平蜀嶲倡進之謀於克滇殲廝渠之捷於是公之勞積久而益明而其行履卓犖無疵亦得藉絲綸譜於國史是公得全其身與得全其名皆上恩也百世而下聞之猶為感奮太息而況於公乎而況公之子孫乎是用備書以示來裔公生於明天啟元年十月距薨得年七十有七配郭氏繼配李氏白氏贈封俱一品夫人子五人長宏燦以左都督充浙江黃巖等處總兵官次宏燮御史宏煜內閣中書宏煒宏熺尚幼女三人長適庚子舉人強振猷次適候推副將郝起儁次適一等侯江南提督張雲翼孫六人公治家如治軍閫

門嚴肅○儼若公府○諸子屏息侍立○無敢有跛倚之容○以是總戎憲
副○所至有政聲○中書亦明敏練達○皆仰荷 宸眷云○銘曰
天朝景運○篤生人傑○桓桓趙公○威武維烈○早歲仗鉞○從王於征○手
執賊弧○目無堅城○爰制中權○爰總戎律○嚴明有威○卒伍整齊○三秦
叛亂○將驕卒狂○風馳飆驅○迅掃欃槍○巴蜀如焚○滇黔如燬○獨提孤
軍○鼓行而南○銜枚宵濟○莫敢齟齬○直入蜀郛○前歌後舞○蠶叢既定○
揚帆渡瀘○環城三匝○拉朽摧枯○賊首削授○降幡夜豎○氛祲盡滌○復
我疆土○凡此大功○
帝曰爾庸○事紀簡冊○銘勒鼎鐘○大官授餼○尚衣賜服○彤弓盧矢○賻

驪驪騄公之來朝　天子燕喜公之既歸　天子拊髀國有大事
爰詢爰謀公徐一言籌於圖球公之材武如羆如虎公之智略如
風如雨公之精誠如火弗滅公之勁直如鐵靡折持其孤忠以報
一人白首不挫厥聲斷斷惟　天子明獎乃勳勞生有殊恩歿有
厚褒以勞定國以死勤事　主聖臣忠近古莫二歷觀載籍如公
不朽納銘幽宮垂示永久

趙將軍有才有爲有守在古名將中亦不多覯文於平蜀之謀
平濮之操表章鄭重史筆燦然

○○予告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諡文端王公墓誌銘

宛平王公在政府二十年而予告又三年而薨於里第時

車駕方南巡聞訃震悼命賜卹如制及還京　詔皇子率大學士馬公偕禁近諸臣臨公喪且奉　諭旨王行三叩禮舉哀奠酹不循常格蓋自四十餘年以來

世祖章皇帝舊臣先後徂謝惟憖遺公之一老

皇上篤念老臣耆舊恩禮獨厚於是王書偕同官及九卿大僚合詞陳謝而一時在廷諸臣及閭巷聚觀者無不欷歔感歎至於

泣下。比閣中擬謚上請、特予文靖。謚法寬樂令終曰靖。 本朝未有謚者。亦可謂衆公惟肖矣。公幼穎異、成童時即舉四書孝經疑義。質問於塾師。年十九、舉順治三年丙戌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翰林官兼習滿書者。多不能精詁奥窔。公天資高踰年而學成。

世祖屢試稱最。隨陞國子監司業、未幾進左春坊中允、纂修順治大訓、十一年、進司經局洗馬、召入南苑、校譯大學衍義及勸善書、十二年、進右春坊諭德、明年初開講筵、充日講官、推左庶子、每日直講、命坐、十四年春、進宏文院侍讀學士、充經筵講官、尋進宏文

院學士、時文貞公方任國史院學士。

世祖諭曰、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爾誠恪。特加此恩。明年主武會試、調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六年、教習戊戌巳亥兩科庶吉士、十七年、考滿加禮部尚書。文貞公方長禮部。父子同部尚書。海內以爲榮。十八年元日

世祖不豫。公日請安於　御榻前。初六日、漏三下。召入養心殿

諭曰、朕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命撰詔書。公俯伏飲泣、筆不能下。

世祖令抑悲痛。即榻前起草。公拭淚書一條進。恐　聖躬過勞。奏於淸乾門下撰擬。凡三次進呈。至初七日薄暮膳畢而

世祖即以是夜上賓公偕顧命諸大臣入哭一慟幾絶至於面奉憑几之言有事關國家大計與諸大臣再三密議而後决者公終身不以語人雖子弟莫得而傳也十二月以尚書管禮部左侍郎事康熙五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公侃侃舉職知無不言於時一歲賦入半耗於兵餉而雲南閩廣三藩所駐之地尤甚公首陳裁兵節餉之議謂滇黔業已蕩平兵額急宜汰減 詔下所司議省額餉百餘萬又言江楚諸路王公將軍提鎮自置官商漁奪民利宜嚴飭禁革官吏捐輸名出私橐實取自民間宜一切報罷招民百家得授縣令不肖奸人往往借資爲市宜改給散秩凡所條上

皆深得治體會天旱金星晝見公言
先帝御極有年諸曹政務皆經斟酌詳盡數年以來變易成憲者
多矣法屢變則弊叢生今
皇上當勵精圖治之始法祖所以敬天請勅各衙門詳察見行事
例有因變法而滋弊者悉遵舊制更正於是酌復數十事中外稱
便七年進工部尚書督理宮殿大工歷著勞績十二年轉兵部尚
書是年議撤三藩十二月吳三桂反雲南日赴內廷議用兵機宜
十三年三月密疏請誅逆子應熊言逆賊三桂負國深恩肆虐滇
黔流毒楚蜀散布偽劄煽惑人心今大兵已抵荆南元惡旦夕授

首獨是逆子應熊素憑勢位黨羽眾多擅利散財畜養亾命匪類依附實繁有徒應熊旣被羈守而流言繁興訛傳不止奸謀百出未易周防大寇在外大惡在內若不早斷恐滋後患請速正法傳首湖南四川以寒老賊之膽以絕羣奸之望以激厲三軍之心章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應熊旋伏法方滇黔之初告（此事運加洗發）變也一夕京城內外所在火起發有僞朱三之獄捕繫數百人掠治不得主名皆應熊及其黨惡爲之三桂自恃鴟張之勢又以其子方尙主　朝廷必不殺以爲之招及應熊誅三桂驚悸發疾竟以是死人皆韙公之能辟大義云十七年居文貞公憂二十年服

閱冬雲南平明年五月卽家授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於時
逆氛初靖民生甫離兵革公與勒公明公及李文勤公同在政府
務以和平寬大宣　上德意能權宜之計停加征之額遵奉　詔
書次第興革有應奏請舉行者悉陳於　上前無隱時玉書為學
士請奉公教旨者一年至二十九年公與伊文端阿文清及眞定
梁公在閣玉書以後進入贊機務朝夕追從復八年有餘中間合
極寫和衷之美贊之之美果如是上
肥李文定亦共事二載一堂之內靡應商搉悉心折衷始終無一
嫂并不必此爭
疾言怍色有如昔人所云推車子者故以玉書之譾陋亦幸獲無
過焉竊覩公立朝本末不沽名不市恩不植黨援不持意見更事

熟則於四方得失利病無不周知歷諸曹久則於國家典制沿革無不洞悉每論事關廷指畫可否具有經緯聞者咸斂容欽服公（除事亦不全略若出姚姬傳惲子居手則更簡矣然大體寂寂終當以此爲正）博覽強記手點二十一史能暗事舉述大義而絕不以該洽自矜撰擬文字屬同官具稾點定一二字深中事理詩清麗不事藻縟闡明理學而亦不排擊二氏之教其造詣益宏且邃矣公素引嫌不欲與試事戊辰會試 特命爲正考官取沈廷文等百五十人甚洽人望其他大典禮如耕耤大冊立東宮陪祀闕里大制作如纂修玉牒實錄典訓方略一統志監修國史明史公無一不與元日元夕偕滿舊臣進爵 御前侍宴內殿俱出召 特恩至暢春

園賞花泛舟。賜遊賜食則玉書皆得隨公之後叨遇盛事者也。
三十一年公以足疾請告。温旨報曰卿効力年久自
世祖章皇帝時簡侍禁廷恪恭盡職朕屢加擢用洊進綸扉夙夜
殫心勤勞自勵今
先帝舊臣俱已凋謝。惟卿獨在班列雖精力就衰而老成練達之
臣常侍左右殊有裨益若勉自調攝照舊供職不必求罷嗣後章
三上慰留如初至四十年夏疾大作。
上於行在賜賚露禁藥九月又申前請乃許致仕比奏謝特加少
傅是冬遣侍衛賚賜帑幣上珍明年上元節賜讌於家四月遣侍

衛持　手諭一道賜於榻前諭曰卿耆年舊德歷官最久自去歲告病在家朕無日不注念老臣也邇來九卿皆求匾額字對想卿身雖在告心未嘗一日不在朝中故特書匾一面對一聯臨米芾書一幅賜卿卿其勉強餐食輔以醫藥以慰朕不忘舊臣之至意仍傳諭病少愈朕尚欲一見故公遺疏言蒙臣病之再甦許瞻天之有日紀　聖恩也前後頒賚　宸翰十餘幅、賜堂額三今年上元節復　賜讌於家公猶強起進一七箸越四日疾忽劇至二十七日遂薨距生天聰二年戊辰七月八日享年七十有六公服官五十餘年名成身退善全終始視司馬文正之在洛下韓忠獻

之在相州、庶幾似之、而身依天闕、恩禮獨隆、則前人所未及也。公諱熙、字子雍、一字胥庭、先世居任邱、高祖贈宮保公龍、始著苑平籍、曾祖鎧、祖愛明、本生祖爵、俱以文貞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公貴、加贈曾祖祖如公官、文貞公諱崇簡、歷官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公爲大學士、加太子太傅、亦贈如公官、曾祖妣某氏、祖妣張氏、焦氏、妣梁氏、俱贈一品夫人、公年十二、梁夫人病篤、禱於天、願減算以益母壽、文貞公捐館、公踰五十矣、號泣如孺子、顏書屋曰慕齋、天性孝篤如此、兄弟六人、友愛無閒、布政使然、金衢守道煦、皆以公推廕起家者也、元配金氏、繼劉氏、俱

贈一品夫人繼譚氏封一品夫人子六人克善雲南驛鹽道僉事側室宜人出前卒次克勤幼卒次克昌刑部河南司郎中董夫人出克宏歲貢生候選主事克承克膺俱幼側室出女十人廩生韋維貞河南按察使胡介祉衍聖公子孔傳鐸監生顧寧緯其婿也餘俱幼孫五人景曾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克善出纘曾歲貢生候選主事企曾式曾則曾俱克昌出克昌將以十一月十九日葬公於長吾鄉之祖塋而屬玉書銘於墓石公與先大夫同舉丁亥進士玉書又竊附門牆之末既在政地復知公深誼不敢辭乃節錄韓慕廬宗伯所為狀而敘次之銘曰

巍巍王公惟　帝之弼夾輔兩朝其德克一文章琬穀謀謨蓍龜導揚玉几誥贊彤帷內表百僚外靖三孽刑清兵偃遠安邇悅五十餘年敬慎爲誠相業房杜家聲韋平　帝眷舊勞曰予元老番番黃髮啓祿壽考老成在列蔚爲國華固請引退養疴於家手勅慰存中使問疾庶幾矍然扶掖造膝台曜作掩喪我功宗寵被異數用章殊厲罷眷綴相都人爭誄德盛令終此惟臣軌世濟厥美有穀永貽歿而不朽勒此銘辭

文靖公一朝賢相未入相時所建白布置皆關係國家大計至相業則用渾寫一則曰務以和平寬大宣上德意再則曰悉心

折衷無一疵言皆悴色令千載下人讀之想見君明臣良政平事理極唐宋元明未有之盛

處士龜盟申君墓誌銘

嗚呼是爲處士龜盟申君之墓君端愍公長子也方順治壬辰癸巳間

世祖章皇帝以節義風厲天下　詔諸司禮訪前明死節諸臣將特錫表忠封蔭之典於是諸司以故太僕寺寺丞申某名聞者章六七上顧流傳錯互間見異辭或誤列太僕爲自縊君聞之慮異日承譌襲舛無以徵信史乃從泥淖中徒跣千里赴京師麻衣絰帶痛哭都市具述其先人王恭廠投井自盡狀柏鄉魏公貞庵時在諫垣業具疏白其事會君至而其言益信所司旣核實途蒙

特恩諭祭葬墓田易名端愍一時薦下士大夫高君孝行爭折節
與訂交余之獲交於君亦自此始君既杜門奉母手父遺書且讀
且泣所與遊者同里張命士雞澤殷伯巖仲涉兄弟伯巖仕爲令
君遺詩以耦耕招之伯巖隨棄官還君自髫齔即嗜爲詩吐納百
氏不名一家而首簡頓挫沈鬱激昂一以少陵爲師其所以師少
陵者悲愉咣嘯無一不曲肖而非世俗摭拾字句以求形似者所
可比也丙申後持襆被爲山水之遊余偕寓書於君曰蘇門孫徵
君今之程伯子也君壤地相接盍往一質之君至百泉以弟子禮
謁徵君徵君瞿然改容劇談信宿君自是得聞天人性命之旨遂

不復爲詩此余侍養里居徵君遺余書謂廣平天資明敏入道甚易行將易浣花而濂溪矣蓋君自謁蘇門以後所造駸駸日上嘗語人曰主静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破得利字方能入門破得驕字方能入道又論朱陸異同謂朱遵大路避而穩陸由便徑捷而危其見理明而趨嚮正如此君少時才氣迅發人多畏避之晩年器宇嚴重規言而矩行如水之有防如帛之有幅始而憚君者繼皆傾心折服卒之前夕猶召友語至夜分晨興閱姚江集復詣兩弟所極論省察克治之學會閒客至遂歸忽一仆而逝康熙十八年六月六日也距生前明萬歷四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年五

十有九、嗚呼。蘇門既殁。續其傳者無人。今君逝而吾道爲益孤矣。余初聞君訃。卽爲詩哭君。深以哲人既喪、吾道未興爲憾。閱兩月而君弟孝廉親仲太史隨叔、以君行略謁銘於余。余與君交誼之切如此。何忍不銘。按狀、君之先世爲晉之絳人、明初撥縣令、庸始遷廣平、八傳而至贈考功郎諱化、是爲君祖、贈考功生端愍公諱佳胤、前明辛未進士、歷任至太僕寺寺丞、妣靳、封安人、君諱裲光、字孚孟、一字和孟、盟其號也。生而天資穎異、能文章。年十五補邑庠生、端愍公歷中外。君侍養時爲獨多。既奉端愍諱、遂絶意仕進。以母命浮沈博士弟子中。非其志也。歲庚子、詔舉孝行。君

司欲以君應召固辭有司不能奪辛丑貢入成均君授牒儀部謝
病歸戊申　詔旨訪用隱逸魏公貞庵雅意屬君君復上書力辭
魏公咨嗟而止君出處之際侃侃中程如此著文四卷窗山詩四
卷荊園小語說杜性習圖義利說行於世嗚呼方端愍公之殉國
首尾相應
也太夫人新垂白在堂仲叔兩孤幼未成立公從容蹈義一語不
及於私良以身後之事有君在耳惟君孝友篤摯喪葬盡禮勗兩
弟讀書取科第知名於時而自以潔修粹行見端愍公於九泉之
下是父是子天實陰相之以視彼佌佌蔌蔌幸生尚祿之徒不一
傳而聲華銷歇者豈直相徑庭已哉君娶盧氏天啓甲子舉人慨

允女子二瀕瀕皆君五十後所生瀕聘侍御甯公爾講女女二銘
曰

溯源自姜別爲申繇晉宅洛鉅喆人嶽嶽端慤國藎臣成仁取義
式後昆處士守道甘賤貧白首嘯歌堅松筠晚節兪涉灘洛準鑄
顏者誰惟蘇門大節凜凜小物勿道不絕物差同塵世衰俗敝微
言氓倚君力挂狂瀾瀾少微一昔星芒昔沒者已矣生沽巾銘君
墓石隨重淵于戕不朽眞氣存

首從表章端慤之節敘起中寫其始爲詩人繼講道學末言其
出處之正不愧前人竟體雅鍊如出歐陽公手

誥授光祿大夫吏部尙書文華殿大學士拖沙喇哈番謚文襄李公墓誌銘

康熙三十三年冬十一月、文華殿大學士、武定李公薨於里第、訃

聞、

天子眷念勞臣。輟朝軫悼。詔所司議飾終之典。賜祭賜葬。悉從優渥。比易名奏上。特予文襄。本朝文臣自洪南安以後稱文襄者、至公而再見。一時中外翕然以爲允協云。公舉順治四年進士。起家浙江金華府推官。居五年。郡無滯獄。以治最入爲刑部主事。歷進郎中。會六部裁啓心郎。屬公總理十四司覆奏事宜。聲譽大起

十五年、擢監察御史、明年、出按山西、甫半載、墨吏皆解綬去。康熙初、視兩浙鹽課、力甦商困、在事十餘載。數上封事。如慎重票擬、甄別督撫、嚴覈郡守。皆有關治體。與內外計。屏絕私弊。半載、凜然。九年八月、內陞支四品俸、仍掌河南道事、十一年、超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抗疏陳時事。謂文法大密、等於束溼、緝盜無術。累及失主。吏治民生。胥受其病。識者韙之。是年冬、擢吏部侍郎、十二年夏、命以兵部侍郎、總督浙江軍務、涖事甫兩月。而滇逆變作。十三年春、請亟增額兵。用資勦禦。踰月、閩逆告變。公隨檄諸路將士。分守（此是術局）要害。遣將王廷梅、薛受益等、堵仙霞關、又請調江南滿漢官兵。駐

二省交界並發江西重兵守鉛山玉山以壯聲援因會疏懇給官
兵行糧軍士皆感奮是時逆賊盡銳聚湖濤日謀窺犯公偕平南
將軍賴公塔率滿兵千人綠旗兵二千人並所募健勇五百人以
五月自杭趨衢州七月賊軍數萬攻衢我軍衆寡不敵公同平南
將軍以大義激勵將士進擊於阬西礮聲震地流丸如雨左右請
少避公不可曰今日之事以兵勝敗爲吾死生可稍怯耶諸將鼓
勇直入一可當百賊遂卻顧賊黨猶方熾溫處金嚴各屬所在煽
亂公雖以計招降僞將韓斌王得功生擒賊首汪磐繆國英等而
兵單勢分難以久持十五年夏公遂建議直搗仙霞關爲摧堅制

勝之策部議令條上進取機宜公言進取之路不在溫處而在三衢今逆賊勁卒悉萃於此此賊一破則諸賊必皆駭亂逆散雖僞將馬九玉朱懷德等抗拒河西大溪灘而江山常山之間有閒道可襲我軍進擊使賊首尾受敵河西孤壘安能獨完故擊之便時和碩康親王軍駐金華公力請至衢八月合軍克大溪灘復江山縣馬九玉猶擁殘衆道奔仙霞關而諸軍已受公檄扼據關口夾擊賊將金應虎等窮蹙迎降大師遂入閩閩逆旣平而餘孽竄伏山谷者尚繁公復請江南江西會師協勦踰年浙東及徽饒廣信諸郡以次底定捷聞進秩兵部尚書加正一品公念賊平之後事

之最急者無如蠲免賑卹疏請豁金衢嚴温處五郡十六年以前（此見器後）額賦部議持不允公上言卹民以固邦本裕賦以資國用兩者並重然必使有可生之民而後有可徵之賦浙東被賊蹂躪饑寒交迫使非急予蠲免則舊逋既欠新逋愈積即日黜一官於事無濟且蠲此不可復徵之賦俾民得休養生息以供將來之税正所以爲國家財賦計也　詔從公言貧民陷城中來歸者公悉爲區畫衣廪又設廠於通衢賑往來饑民一百二十二萬有奇流移之人（足此以見其勞）盡復故土方事之殷也羽檄旁午人情惶懼東南數千里惟恃公一人以爲安危孤軍阨險犄拄三載卒使浙水以西無匹馬隻輪

攖於境上則皆公守三衢力也假若三衢無公吳越之民幾不能一夕安枕矣公之功豈不偉且烈哉公以文臣身擐甲冑冒矢石大小一百四十餘戰所向皆捷雖行間宿將皆遜謝不如而部議敘錄僅及十之一二前後招降文武偽員六千二百有奇賊兵一十六萬五千五百有奇中樞敘武職加至二十九等銓曹敘有司亦如之獨以督臣牒全省不敘再奉
諭旨乃酌加三級久之追論溫州擒斬逆賊及大溪灘曹平關破賊功授公拖沙喇哈番襲一次或有言公保障著勳酬庸稍薄公瞿然曰凡此敘錄皆出
特恩雖胙土之榮無以或過且叨冒世職與洪雨安比更何敢望

焉公之勞而不伐有古大臣風矣二十一年秋以事平還杭州冬
召入爲兵部尚書公久於兵間在部一切措注悉中機要二十三
年遷吏部飭諸吏坐曹聽行文書無得與銓事宿弊一清明年夏
患癰 詔遣御醫診視頒尚方藥物既愈以老疾請 優旨慰留
二十五年復請詞益切不允是年秋命以吏部尚書入爲文華殿
大學士辦理機務明年春致政歸二十七年
乘輿南巡過德州公迎謁道左
上詢問曰卿精力尚健能乘騎至此耶 賜上尊玉粒慰勞倍至
里居凡七載泊然無嗜惟以書史自娛臥病數日遂逝距生明王

戊八月十八日年七十有三公初在言路以謇諤聞彈劾貴要絕無顧避既督兩浙則沈毅持大體不輕言笑而批答案牘能曲盡物情入筦部務獄獄無所施隨每國家有大議片言劈畫確不可易中外敭歷四十年以精勤奉職以誠恪事主以天下善人君子得行其志爲愉快嘗言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如公之立身服官始終一節眞可云粹然無疵者矣以擬昔韓范司馬之倫其奚愧與公諱之洸號鄰閣先世自直隸棗強遷武定曾祖諱鮮祖諱登雲考諱才璟皆以公貴累封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曾祖妣康氏任氏祖妣蕭氏妣李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元配胡氏封恭人贈

一品夫人、繼張氏、封一品夫人、生四子、長鍾麟、筮仕岳州府同知、夏逢龍之亂、有守城功、陞廣東潮州府知府、次攀麟、候選行人司司副、早卒、胡夫人出、次容麟、廩膳生、次宜麟、候選通判、側室出、娶皆名族、女二人、長適候選京職王爾梅、次適廩膳生馮雲勳、胡夫人出、孫男十四人、鍾麟出者十人、壽泓、壽彤、壽𣶒、壽提、壽濆、壽沅、壽湘、壽漵、壽潮、壽淞、攀麟出者四人、壽灌、壽淳、壽溥、壽滋、曾孫男二人、本篤、本厚、壽泓出、公從子姓麟、舉丁丑進士、館選時、上詢知家世、遂擢入庶常、聖心眷公之深、歿而不能忘、聞者皆爲感涕、鍾麟將以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初五日、舉葬東原塋兆、以

某爲年家子、屬爲銘、誼不敢辭、謹據狀次第行實而係以銘曰、

嶽鍾元氣。公生應期。持膺於浙。正色侃諤。奉命制府。鎮東南陲。三孽相挺。詿誤烝黎。七閩震鄰。險阻以踞。屹然一身。天子倚毗。遮拒要害。危疆是藩。排厥凶鋒。用濟我師。掃蕩鄭清海邦。載膺百職。之勛勒於鼎彝。召還廟廊。以式庶司。典樞典銓。爰秉國維。投老巖壑。優游自怡。出入將相。黃髮羽儀。韓琦比迹。傳說乘箕。偉烈不朽。銘石永垂。

耿逆之變。李文襄守衢之功。實大王阮亭詩所云纖塵不動斯江西也。文重寫此處。中間特頓一段以發揮之。可謂有體有要。